

通會 ——與—— 轉化

基督教與新儒家的對話
蔡仁厚・周聯華・梁燕城合著



會通與轉化

—基督教與新儒家的對話

蔡仁厚・周聯華・梁燕城合著

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呂實強教授曾感慨道：「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吵架吵了一百多年，但却從來沒有見過面。」這句話的確引人深思。

本書的出版讓基督教與中國文化首次面對面有了接觸。透過蔡仁厚、周聯華、梁燕城三位學者精闢的論述，基督教與中國新儒家的會通總算有了美好的起步。歡迎所有關心這個問題的人士共同來探討思考。



CL7402

●宇宙光叢書●

會通與轉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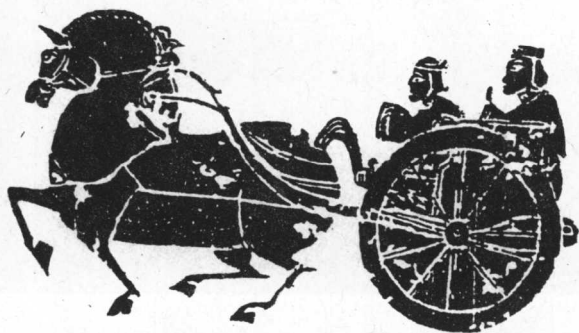
基督教與新儒家的對話

蔡仁厚

周聯華 合著

梁燕城

宇宙光出版社出版



目錄

編者導言

林治平

1

上篇 新儒家與基督教的對話

5

一、關於宗教會通的問題

蔡仁厚

7

二、與新儒家對話

周聯華

35

1 人人皆可成爲基督嗎？

37

2 耶穌是——亦神亦人

53

3 人人都需要上帝的救恩嗎？

69

4 拜耶穌·尊孔子·敬祖宗

85

5 獨斷霸道或考慮修正？

99

6 本地神學

115

三、再談有關宗教會通的問題

蔡仁厚

133

——酬答周聯華博士

四、必然的和或然的

周聯華

165

——與新儒家對話的結束篇

下篇 會通與轉化

梁燕城

181

——與蔡仁厚教授及周聯華牧師對話

1 中國思想如何體驗基督信仰的境界

2 中國哲學與神學的會通

3 原善原罪與人性的陷溺概念

4 苦難與上帝

5 道體的上帝與圓教

6 圓滿的耶穌基督

7 文化滙合的開始

329 309 275 257 221 203 183

編者導言

林治平

多年前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呂實強教授曾以充滿慨嘆的口吻對我說：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吵架已吵了一百多年，但卻從來沒有見過面。」

這句話給了我很大的刺激，基督教入華如果從明末清初天主教利瑪竇時期算起，已經四百多年了；如果從更正教第一位傳教士馬禮遜時期算起，也快有一百八十年了，然而不幸的是雖然經歷了這麼久的彼此激盪，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仍然充滿了吵架——

甚至是劇烈打架的記錄，更不幸的是架雖然吵得很兇，爭執得也十分劇烈，但誠如呂所長所說的：「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卻從來沒有見過面。」這真是極大的遺憾。

有鑒於此，本社多年來即渴盼在這方面有所努力。本社所出版的宇宙光雜誌也一直以相當大的篇幅刊登基督教與中國歷史、中國文化社會有關的文章；本社所出版的書籍中也特闢一類「基督教與中國學術叢書」；近年來本社並曾主持推動「中國人反對基督教的原因」研究計劃，並曾邀請專家學者舉辦「基督教與新儒家」、「衝擊與面對——中國人接受基督教的困難及解決方法」等研討座談會，就在「基督教與新儒家」的那次研討會上，梁燕城先生提到蔡仁厚教授的論文「關於宗教的會通問題」，其中特別提及中國文化與基督教有關的六個會通焦點。這篇文章是蔡教授於民國七十年一月廿八日在東海大學「中國文化研討會」上宣讀的，後來又以文字型態發表於七十年二月的鵝湖月刊。這篇論文發表之後，引起許多關心此問題的學者們普遍的關注，本社有鑒及此，特請周聯華博士撰寫「新儒家與基督教的對話」一文針對蔡教授的六項精闢見解，試作會通性的回答，並於七十一年六月起在宇宙光雜誌連續六次刊出。刊載期間又引起海內外人士

的熱烈反應，蔡仁厚教授並於周聯華博士全文刊完之後，立刻撰寫「再談有關宗教的會通問題」一文，刊於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號的鵝湖月刊，對周文的各項回答再作解釋說明，本社復就蔡教授大文再請周聯華博士撰「必然的和或然的——與新儒家對話的結束篇」，這些篇章匯成了本書的上篇，到了民國七十二年三月，梁燕城先生的大作「會通與轉化——與周聯華牧師及蔡仁厚教授對話」連續八次在宇宙光雜誌刊出，這六篇主要的文章，即為本書的下篇。梁先生在討論蔡教授所提出的六點會通問題時，「不再雷同周牧師，對蔡先生的六焦點逐點解答，也不從護教學角度以保護基督信仰的哲學或神學為出發點」，「卻是去探討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即如何通過中國的思想方法去表達基督信仰的體驗和境界」，梁先生的基本觀點認為「唯有在一種合乎中國文化思想的架構下，重整聖經的信仰，才可免除中國人種種的誤解，也可避過六個焦點所產生的尖銳問題」。梁先生自認為這一方法論上的嚐試，是一「初步的大膽嚐試，不一定對，但希望是一個開端，促進基督信仰與中國心靈的遇合相融。」蔡教授、周牧師二位均是學術界的前輩，道德文章素來為人敬佩；梁燕城先生則係後起之秀，曾追隨唐君毅先生研習中國文化

；亦曾遠赴印度錫蘭探求佛教精髓；其後信仰基督，虔誠熱心，擔任大學哲學講座，負笈美國，研究創作不輟。本社有幸能彙集三位有心人的心路歷程，集爲一書，以供天下有心人研讀思考，如能因而使基督教與中國文化得一會通轉化的起點，使今後基督教與中國因爲好好的見了面，而不再吵架，甚至進而融會合一，則更是我們所深深祈禱盼望的。

一九八五月十一日於

宇宙光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一、關於宗教會通的問題

這次文化研討會的共同主題，是「哲學與宗教」，而我今天所談的是「關於宗教的會通問題」。我個人並不專門研究這個問題，但我卻非常關心這個問題。下面願就個人之所知，分三段來加以陳述。

一、先作一點說明

在沒有進入正式論點之前，我想先作二點說明：

1. 我們談宗教問題，並不屬於「宗教信仰」的層面，而是從「宗教真理」的層面上說話，也就是說，是站在學術的立場談問題。

六十九年元旦，在輔仁大學主辦的「國際哲學會議」閉幕式之前一個小時，由我最後宣讀論文，題目是「儒家精神與道德宗教」。那篇文章先後發表三次，字數一次比一次多一點。哲學與文化月刊先發表，省略了第六段。鵝湖月刊發表的是全文，文前並加了一段話。中國文化月刊最後發表，在文章後面我又寫了二千多字的附記。

不過，雖然發表了三次，但稿費只拿了一次，是中國文化月刊給的。

我那篇文章，曾引起熱烈而廣泛的反應。遠在美國的傅偉勳博士來信說，我文中的論點，和他不謀而合。並說：「欲將耶教神學套上儒家，不但對儒家不公平，對於中西哲學與宗教之『溝通』與『會合』亦毫無益處。」又吳森博士也來信致意，並在他參加六十九年八月國際漢學會議的論文裏面，說出了他的感想：「可憐得很，儒學雖然是我國的立國思想，但在晚近天主教所採取的凌厲『學術』攻勢下，幾乎全處於被動的地位。還好，平常一言不發的蔡仁厚教授，在這次國際哲學會議上，發表了一篇儒學傳統在天主教『學術』攻勢下的有力答辯詞。這就是他的論文『儒家精神與道德宗教』……在結論裏，他給士林派思想家們義正詞嚴的答覆。」我曾經表示過，對於各方面的讚許之詞，我並沒有私心欣喜的情緒。因為那篇文章雖然是我寫的，但裏面的道理並不是我的獨見或創見，而是屬於文化思想上的通義常理。也正因為心同理同，所以才能引發大家的共鳴。但意見還是有的，現在且就二點觀感性的風評，提出來說明一下。

一、關於宗教會通的問題

有人說，我那篇文章雖然說明了一些基本的道理，也表現了君子風度，但措詞太溫和，使人覺得不夠勁道。這倒是幾句老實話，我也可以表示相當的同感。但我的本意，是認為應該讓道理說話，什麼樣的問題，就根據什麼樣的道理來說。平平正正地說出來，比靠鋒利的措詞來加強氣勢，也許會得到更好的效果。這也是我平常寫文章的基本態度。

又有人說，因為我在教會大學教書，所以凡涉及到宗教問題，就不好意思把話說得太明顯，甚至說我有所顧忌，不敢把話說得太強硬。對於這種說法，我不表同意。因為這個話說得不夠公平，對教會大學也似乎有一點誤解。在習慣上，我們雖然常說，這一所是基督教大學，那一所是天主教大學。但事實上，所有的教會大學都是中國的大學，都是根據中華民國的教育政策、教育法令，由教育部立案而開辦的。據我的了解，教會大學並不是以傳教作為學校教育的中心任務，而是以一種博愛的精神，來贊助中國培養人才。（我想，當中國人有能力的時候，應該拿好的東西對西方世界作一種回報。這樣，才合乎聖人「以德報德」的精神，也才能爭回中

國人的面子。〕再說，東海大學一向都很開明，很有開放的精神。譬如聘請老師，東海向來不考慮你是不是基督徒，而是衡量你有沒有教學研究的能力和熱忱。至於東海大學的同學，當然都是由聯考分發，更無所謂教徒不教徒的分別。所以，我覺得應該以一個非基督徒的身分，對這種疑慮和誤解，澄清一下。

同時，我寫有關宗教問題的文章，既沒有傷害別人的企圖，也沒有討好別人的存心，我只持守一個原則，那就是上文所表示的：只從宗教真理的層面上發言，而不從宗教信仰的層面上說話。從宗教真理上發言，是享受學術自由和自由討論的權利；不從宗教信仰上說話，是尊重宗教信仰的自由，以免干擾別人的信仰。這是很坦蕩的胸懷，何況，一個中國人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說話，也不可能發生所謂「顧忌」的問題。

2. 今天談宗教會通，主要是順着基督宗教的基本教義，提出幾點意思來和大家共同討論。

從漢朝以後，中國文化的發展，主要就是儒釋道三教相互摩盪的歷程。在這一